

「哭屋」中的悲劇人物 (Tragic hero) 是二先生，這樁事件的發生是由於二先生本身在性格上的缺陷所造成：二先生的家庭是個書香門第，更要命的還是幢「進士第」，父親是進士，陪着皇帝做過詩，書畫過人，奠定下家族的聲望，二先生除了繼承了這分聲望的負擔之外，也繼承了老進士的倔強性格。「二先生最大的願望是和他父親一樣中個進士，他認為中了進士才算是真正的中國人。批八字的人說他沒有進士的命，他不信，趕到京城去應考。」。

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但為了這分家族的聲譽，他不停地赴考，也一再的失敗，待科舉制度廢除了之後，二先生一生中努力的作為，突然懸了空，讀書對於二先生來說不再具有任何意義，終於以自縊結束生命。

顯然地，二先生是個「失敗的英雄」，所謂「失敗的英雄」海明威有個注腳：他可以被毀滅，但不可以被屈服。作者王鼎鈞在二先生的死後，加上一段鬼哭的結尾，使得整個動作在幻覺上的張力延長，並提升到一個超自然的境地，將這一腔激情，化為了一則傳說，維持住了一個美感的距離，由人去憑弔低迴，而作者則立在一個超然的地位，像白居易寫「長恨歌」一樣，只在咏事，而不介入。

王鼎鈞的小說，往往敘事重於咏情，令人在讀後不能從他的文字上提昇到高一層的境界或情趣，而這一篇「哭屋」不僅在寫作技巧上稱得上所謂的「洗鍊」，同時也蘊涵了中國文學一向所特有的深沉與意境上的超逸，承自古典，而非現代，這也是近人寫作所少有的罷。

說說 蒸籠

作者：子于

原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六十三年十月二、三日）

就像在導數學式子一樣， $1+1=2$ ，子于在寫過「高處總是眼亮」和「開鎖」之後，發表出這樣的一篇「蒸籠」。談的都是升學教育高分主義下的問題。

顯然地，「蒸籠」裏的兩兄弟，是來自「高處總是眼亮」裏的之平及「開鎖」裏的那個高中生，一個老抹着自己的心，一心想往高處走，一個老是執着意，做人眼裏「沒出息」的人；於是，一個化成了「蒸籠」裏的哥哥冠英，另一個就成了弟弟亞雄。說曾經是之平的冠英終於走到了最高處，做了個博士；又說曾經老想唸開鎖系的那個高中生終於成了一家鞋廠的老板。

本來讀書就不是件壞事，可是書有很多種面貌，倒不僅僅是教科書，教科書也不是適合於每一個人去唸的。問題是存在於社會之間的觀念，逼得人不得不去唸，他們說你有沒出息，就全由這裏來瞧，全看你考試考得怎麼。考得好，爭得高名次，就有出息；壞了，哪有得好臉色瞧？近年來，政府終於實際地推展開職業教育，我們來說，這才是真正的教育，孔子不就是？因材施教嘛。

也莫怪做弟弟的亞雄窩囊，淨瞧着哥哥冠雄在學校裏考場得意，眼見他拿了博士，却沒能讀好「做人」的這部書，處處忍讓着他的胡鬧。亞雄真地是沒話可說。自己讀書雖然不成，說也辛辛苦苦地掙下了那麼一小片局面，做了個鞋廠老板，連棟到了手的廠房，都捨給那冠英修博士去了，而在父親臨死時：「父親嚙最後一口氣，握着亞雄的手，聲音雖然低啞，模糊，叫的却是冠英。」聽得他眼淚直流到脖子裏，那有話可說？誰又能料到他的博士哥哥竟也被外國機構裁了員，回國來學炸油條、蒸包子的勾當？幾番細思量，尤其是沒得話說。正是王禎和在他的一篇小說前引的句子：「生命裏總也有甚至修伯特／都會無聲以對底時候……」。

子于除了在小說裏寫性、寫點人生的失落，教育也是他的一種重要創作素材。在「開鎖」的後記上，他說：

「一個寫小說的妄談教育問題，未免自不量力。從一篇小說裏想找出如何解決教育問題，不是把小說的功
能看得太大，而未免太小瞧小說了。小說是一種藝術。藝術要作的事情太多，誰有空兒解決實際問題。」

研究教育的，辦教育的憑什麼掙錢吃飯，不去解決問題，跟寫小說的攪混個什麼勁兒。寫小說的也不必狗抓耗子，多管閒事兒。

「但是，小說却這麼寫出來了。」

「蒸籠」這篇小說之好，也就好在看完之後，使人覺着沒話說。例如亞雄的老岳丈問着他的小孫子說：

「知不知道？要跟着大伯學，將來去美國！」

而小孫子理直氣壯地答道：

「我才不去美國炸油條呢！」

這才真地是無話可說。

幼獅月刊

十二月號

中國語言學研究特輯

丁邦新 記語言學家董同龢先生

周法高 廿世紀的中國語言學

李方桂 漢語研究的方向——音韻學的發展

張琨 中國境內非漢語研究的方向

湯廷池 國語語法研究導論——兼介變形、衍生語法理論

張琨 漢語語法研究

黃宣範 語言結構的共通性

李壬癸 臺灣南島語言的調查研究

梅祖麟著 中古漢語的聲調與上聲的起源

黃宣範譯

Hugh M. Stimson著 杜甫北征詩的押韻

何大安譯 編輯室 訪張曉風談中國戲劇語言

幼獅文化公司 臺北市漢中街51號 每本18元 一年195元 電話：374863 郵撥：3336